

新华全媒头条

我心安处是故乡

云南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『后半篇』文章

新华社昆明2月20日电(记者王长山、吉哲鹏、杨静、林碧锋)在脱贫攻坚战中,云南启动规模巨大的易地扶贫搬迁,累计建成2832个集中安置区,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9.6万、随迁人口50万。

从全国最大的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靖安新区,到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区会泽新城,云南全力做好百万人口大搬迁“后半篇”文章,努力让搬出“穷窝”的各族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

再次“直过”

“现在是幸福的年代。”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79岁的独龙族老人孔当娜说。

在刀耕火种的年代,她吃不饱、穿不暖,住的屋子四处漏风,得益于政府的帮扶,孔当娜一家从山上搬到独龙江乡集镇附近,住上新房子,发展草果产业,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

崇山峻岭中,怒江奔涌而下,大峡谷纵贯数百公里。新中国成立后,生活在这里的怒族、独龙族等少数民族“一步跨千年”,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但是,怒江州98%以上的面积是高山峡谷,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6%,堪称脱贫攻坚“上甘岭”。

怒江州拿出沿江最好的地块,实施近10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。长期困扰于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”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,告别杈杈房、木楞房,进城入镇,实现“再次直过”。乡亲们自编自唱《幸福不忘共产党》,歌声在峡谷中回响。

每到泸水市大兴地镇格力小学校园广播时间,飘荡在峡谷间的童声虽稚嫩却令人欣慰。珠海的支教老师到来后,这里成立了全州首个小学校园广播站,山里的孩子不再胆怯,在话筒前讲述着学校的生活。

由格力集团援建的格力小学位于大兴地镇维拉坝珠海社区,社区安置了来自109个傈僳族寨子的700多户群众,孩子们就在这所现代化的学校里读书。“不少傈僳族孩子的普通话进步明显。”格力小学校校长吴金凤说,这在3年前是不敢想的事。

峡谷里群众的生活发生着巨变。在福贡县鹿马登乡阿路底安置点,群发民族服饰加工专业合作社正开足马力进行生产。“我们带动了60多名村民就业。”合作社负责人、傈僳族群众此路恒说,全县80%以上的傈僳族、怒族民族服装生产加工都出自这里,产品还远销国外,这在以前做梦都想不到。

怒江大峡谷今日的欣欣向荣,对比昔日的穷困潦倒,令人感叹不已。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,云南把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列入脱贫先行攻坚计划,创新实施“一个民族聚居区一个行动计划、一个集团帮扶”攻坚模式,推动直过民族聚居区实现“千年跨越”。

医卫、教育等取得重要进展;特色产业茁壮成长……现在,居住在怒江大峡谷等地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走向开放、包容、发展的新生活,群众从不敢见生人、不知做生意为何物,到现在能通过电商卖产品。

我心安处是故乡

“感谢国家让我们把家搬,离开了老家的高山,来到了美丽的靖安……”歌曲《相约在靖安》回响在高楼间。这里是昭通市靖安新区——全国最大的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,安置了昭阳等6县(区)易地搬迁群众4万余人。

地处乌蒙山区的昭通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。2018年,昭通全面启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,探索中心城市安置、跨县安置等多种模式,建设23个安置区,全市36万多搬迁群众全部入住新居,实现从深山到城镇的“跨越”。

天刚亮,靖安新区中心广场上的水果摊、小吃摊等摊位已开始忙碌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广场入口处给群众测体温、扫健康码。

在靖安新区思源社区老年活动中心,展室里摆放着八仙桌、石磨、蓑衣等老物件。靖安新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伟说,这些老物件是搬迁群众捐赠的,让新区也有家乡的根和魂,也

有多愁的寄托。

39岁的大关县天星镇鱼孔村建档立卡户杨明华,正在中心帮忙组织文艺活动。他早些年在外打工谋生,最苦的时候,妻子离家出走,剩下他独自照顾孩子。去年3月,全家搬进靖安新区。考虑孩子小,外出务工照顾不了家,在社区引导下,他去年10月承包11个大棚种菠菜,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。

进城容易,扎根难。“最难的还是就业。”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表示,要通过创业、务工和发展产业,改善搬迁民众的生活。昭通将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周边建设5318个蔬菜大棚、3791个食用菌大棚、60万平方米扶贫车间和45万平方米配套商业设施,提供岗位4.98万个,开发公益性岗位1.18万个,帮助搬迁群众“稳得住、能致富”。

“现在不愁吃穿,要帮大家管好小区。”搬迁户吴兆康主动申请担任了靖安新区“楼栋长”。在各搬迁新区,像吴兆康这样的楼栋长逾820名,他们和临时党工委(管委会)、党支部、社区干部共同构建起社区综合服务体系。“群众搬到哪里,党组织就跟到哪里,便民服务就延伸到哪里。”杨亚林说。

为提升安置点的社会治理能力,云南在安置点共设立基层党组织1676个,各类组织2480个,新设派出所15个、配套警务室647个,实现基层组织和警务力量全覆盖;推选楼栋长3716名、新增调解员1754名……

“富口袋”“富脑袋”同步走

春节前,设立在会泽县搬迁安置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格外热闹,“迎新春、送祝福”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,搬迁户王文选也带着妻子、孩子来领春联和福字。

“搬新家,过新年!”搬迁对王文选一家意义特殊。过去,他们住在半山腰的土坯房内,靠着几亩玉米、花生生活。孩子上学很多时候要打着手电去,遇上雨天更是提心吊胆。

现在,王文选一家从百公里外的村子搬到了县城。经社区干部介绍,他成了送水工,妻子被聘为社区保洁员,两人月收入共4000多元。大儿子考上大学,二儿子在安置点上中学,从家走到学校只需10来分钟。

会泽县95.7%的面积是山区,贫困发生率最高时达47.99%。县里在县城西边拿出最好的位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,建设了安置8万余人的会泽新城——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区。

脱贫攻坚要下绣花功夫,搬迁后的社区治理更要如此。搬迁前,许多贫困群众没坐过电梯、没用过马桶。为帮助群众从“村民”变“市民”,会泽县在2019年9月成立了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”。

中心里有新思想大讲堂、文化小礼堂、心理咨询室、法律服务室、“四点半课堂”等,深受群众欢迎。“仅木城社区的儿童服务站,一年就服务5000多人次。”会泽县委宣传部部长潘利华说。

解矛盾、排纠纷……会泽新城还活跃着一支“欣城大叔服务队”,其成员都是搬迁群众中的党员、乡贤,服务队已建档记录、排查、解决矛盾纠纷200多起,入户帮扶居民超1万人次。

为满足1.57万名易地扶贫搬迁学生的就学需求,会泽县投资6亿多元,在城区新建和改扩建学校,会泽新城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应俱全。

富了脑袋,富口袋才能长久。包括会泽新城在内,全省的安置点建成幼儿园95个、中小学60余所,满足搬迁家庭学生的就学需求;建设扶贫车间,开展技能培训,转移贫困家庭劳动力。黄云波说,从广种薄收转变为多元增收,搬迁群众“能致富”的基础愈加夯实。

“过年后要省去省外务工的人,社区将提供培训,每天补助80块;去上海等地的,免费提供火车票……”春节期间,会泽新城又响起嘹亮的招工喇叭声。

民生直通车

新华社记者彭韵佳、龚雯、帅才

首次明确参保人员个人义务、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基金情况,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与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……2021年5月1日起,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将正式施行。

这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,明确为老百姓的“看病钱”划清不能触碰的“红线”,为整个医保制度步入法治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。哪些条款与你有关?记者采访了医保专家与业内人士。

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义务

条例亮点之一是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员的义务。

“参保人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医保基金的安全与效益。”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,因此条例要求参保人持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,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障待遇。如果个人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,采取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、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、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专卖药品等方式,骗取医保基金,将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至12个月,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。

此外,对于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且拒不配合调查的参保人员,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可以被暂停,而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,将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条例明确应当建

新华视点

据新华社昆明2月20日电(记者庞明广)春节期间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,让有着“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”之称的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村老寨毁于一旦,约百座佤族传统草木民居被烧为灰烬。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调查发现,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4A级景区、特色小镇,翁丁村近年来各类建设投资已达2亿多元。但有多少投在了消防?一个老寨为何毁于一把火?全国数千个传统村落还暗藏多少消防隐患?

短短数小时百余座传统民居被毁,当天风力约6级

2月14日下午5时40分许,翁丁村老寨突发大火。短短数小时内,整座老寨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。

据沧源县政府新闻办通报,火灾发生后,当地迅速组织灭火救援人员1068人、救援车辆23辆参与灭火。火灾明火于当晚11时15分被扑灭。此次火灾共烧毁房屋104间,其中包括寨门2个、厕所4间,无人员伤亡。

有村民告诉记者:“我们村传说有400多年历史,由于草木房子的寿命最多只有四五十年,所以被烧毁的民居大多是近些年沿用佤族传统工艺盖的。”

火灾发生后第二天,记者赶赴现场看到,翁丁村老寨内的佤族传统“干栏式”茅草房几乎被全部烧光,从空中俯瞰,已化为一堆堆灰烬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,火灾最初发生在一座老人居住的茅草房里,火苗烧上屋顶后大家才看到。“看到起火我们赶忙去扑救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这名村民说,茅草房的屋顶极易燃,且当天风力约有6级,起火房屋燃烧的茅草飞到附近的房屋,导致火势迅速蔓延。

老寨被烧毁,让村民悲伤不已。村民肖文萍说,虽然大多数村民早已搬迁到了新寨,老寨已成为景区,村民只是白天到寨子里上班,但她从小在村子里长大,火灾发生后十分心痛,至今不敢去现场看一眼。

目前,公安、消防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,正在深入调查火灾原因。

医保基金使用,这些“红线”不能碰

解读首部医保基金监管条例



处罚

立定点医药机构、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,并将日常监督检查结果、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等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惩戒。

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奕祥表示,要求个人守信,实际上就是从法律角度要求全社会共同参与。

向骗保毒瘤“亮剑”势在必行

“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一直比较严峻。”施子海说,医保基金使用主体多、链条长、风险点多、监管难度大,欺诈骗保问题持续高发频发。

据施子海介绍,2020年,60余万家定点医药机构被检查,40余万家违法违规违约定点医药机构被处理,223.1亿元医保基金被追回。一半以上的定点医药机构曾在不同程度上存

新华社发 徐骏 作

在基金使用问题。

“我国医保领域的法制建设滞后,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缺乏具体政策规制。”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,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不仅造成基金流失,也导致了医保待遇的不公,是影响医保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“毒瘤”。

为避免医保基金成为新的“唐僧肉”,条例明确包括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、医疗保障经办机构、定点医药机构等基金使用主体责任,并细化医保基金使用、监督管理与主体法律责任。

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基金的收入、支出、结余等情况,接受社会监督。如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,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,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,并规定相应的

定量处罚,包括解除服务协议、吊销执业资格等。

“条例为有效实施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提供了基本依据。”郑功成说,这是我国医保基金管理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的重要标志,将正式开启医保基金管理的法治之门。

多方联手让监管“长牙齿”

值得关注的是,条例明确将构建系统的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。

就监督管理体制来说,条例明确将构建行政监管、新闻媒体舆论监督、社会监督、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督体制;就监督管理机制来说,条例将建立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、中医药、市场监督管理、财政、审计、公安等部门共同发力的联合监管机制;在医疗保障系统内建立以行政监管为主、协议管理协同的监管机制。

此外,在强化监管措施方面,条例还规定大数据智能监控、专项检查、联合检查、信用管理等监管形式。

这意味着,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将为医保基金扎牢监管“笼子”,并让监管“长牙齿”,直逼“痛处”,落到实处,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“刀刃”上。

“条例的亮点与进步是让执法有了实实在在的落地保障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宇认为,条例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,有效避免过去医保基金监管的“九龙治水”现象,实现用“一个本子”让医保基金监管执法落到实处。

郑功成表示,条例明确建构了包括行政部门监管、社会监督、行业自律、个人守信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,发出的不只是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明确信号,更是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。

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

“最后的原始部落”为何毁于一把火？



从空中俯瞰,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翁丁村老寨严重受损(2月15日摄,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

消防设施不完善,村民称消防栓关键时刻“掉链子”

为何短短几个小时内,大火便蔓延至整个村寨?

在现场,一些群众和干部分析,茅草房易燃、火灾时风大是客观因素。村民李宁那说,大约在60年前,翁丁村老寨也曾发生过一次把全寨房屋烧毁的大火,同样是在天干物燥的2月。

不过,如今的翁丁村老寨,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早已今非昔比。翁丁村老寨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祥说,近年来,当地着力打造翁丁村老寨旅游产业,各类投资已达2亿多元。

记者走访看到,与旅游开发前相比,翁丁的村容村貌已有明显改观。被规划为景区后,当地不仅给村民在新寨修建了新房子,柏油硬化路也修到了每家每户门口。村内还修建了游客接待中心、演艺中心、景区酒店、餐馆、书店等旅游配套设施。这些旅游配套设施投资很大,有的达上千万元。

那么,公司在老寨的消防方面有哪些投入呢?

周祥说,翁丁村老寨内设有24个消防栓、2个消防水池,每家每户还配有灭火器、消防梯等设施。村内成立了消防队,每天在景区内巡逻。每年,翁丁村还会举行消防演练及培训。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的2020年12月,曾在翁丁村举行灭火救援应急演练。

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,火灾发生后,他和村民赶紧打开消防栓喷水灭火,一开始水能喷到房顶上,十多分钟后水压便下降,喷水量明显变小。另一位村民也证实,消防栓在关键时刻“掉链子”,水流在很短时间就变得很小。

云南省相关部门调查后也认为,此次事故的教训之一,是翁丁村消防设施配置不完善,未按照消防工作要求配置公共消防设施和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。

安全底线思维不足,消防短板突出,村落空心化

“类似古镇、古村落发生火灾,消防栓水压不足的情况并非个例。”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良文说,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,政府及企业更愿意在发展上大笔投入,而在事关安全的消防等设施上却投入较少。

传统村落保护专家、云南省住建厅原总规划师韩先成表示,大多数古村落地处偏远农村,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滞后,安全压力巨大。

“财政对传统村落的补助资金,主要被用于进行道路建设、供水、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改善,对消防设施投入尚没有硬性要求,许多传统村落甚至连相关规划都还没做。”韩先成说。

云南省相关部门调查后还指出,翁丁村老寨火灾表明,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,对消防安全认识不足,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,日常管理、消防演练流于形式,导致发生火灾时,未能及时处置。

“我曾经在一些古村落看到,有的消防栓只是摆设,甚至都没有接通水管。”朱良文呼吁,有关方面不仅要加快完善传统村落消防设施和应急机制,更要严肃认真做好消防演练,不能只是走走过场、搞形式主义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相关部门指出,翁丁村老寨开发经营模式有待完善,在保护修缮和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原住民基本搬离,导致“人村分离”和村落空心化问题突出,火灾发生后不能及时发现、有效处置。